

# The Route and the Root

## 原住民的流動與根源

ルートとルート 原住民の流動と根源

The Route and the Root: The Migration and Origins of Aborigines

文 | 陳誼誠 (本刊本期主編)

**Route** 與 Root 在發音上是常常被混淆的兩個字，因此在網路上同時將此兩字以關鍵字進行查詢時，所列出的結果，大多是討論此兩字發音的文章，幾乎沒有文章是探討當此兩字串在一起時，其所代表的意涵。

分布在太平洋島嶼中的南島民族是海洋民族，他們的祖先不斷在太平洋的島嶼間航行流動，有學者提出觀點認為，這些島民沒有強烈的「根源」觀念，因為，他們的先民在過去即在各個島嶼間流動與交易，縱使在某一島嶼中落腳，也並不意味著不會繼續向其他島嶼探險航行，尋找新的生活空間。所以，若要說他們對「根源」的理解為何？或許「不斷的流動」會是他們所能提供的答案。是以，在2001年，

夏威夷大學出版的《當代太平洋研究 (The Contemporary Pacific)》期刊中，Vicente M Diaz與J Kehaulani Kauanui提出「Root and Route」的概念，即以南太平洋島民的視角，來探討居住在這些島嶼中的南島民族對於根源的理解，以及如何看待其先民在各島間的流動。

在經過了前開論點的啟發，本刊也思考著同樣是南島民族的台灣原住民族，是否也存有所謂「根源與流動」的問題？因此，本期主題我們將Route與Root串在一起，並分別將Route譯為「流動」，將Root譯作「根源」。藉由探討台灣原住民族主動或是被迫的「流動」現象，也進而瞭解族人們在遷移之後，如何追尋自己的「根源」。雖島內的漂流現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其不一樣的面貌，即使「流動」在



插圖設計：Anthonie，陳立恩



老人家是家庭的重心，即使在都市魯凱族家庭裡，孩子仍可感受到在父母或祖父母身上透露出的原鄉文化。（圖片提供：李重志）

每一歷史時期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中不斷上演，不過在本文中呈現的是原住民遷移與流動現象的現在進行式。

### 心繫根源的流動常態

過去台灣原住民族刀耕火種的生活型態，是一種最古老卻也最能與自然共生的方式，在當時人口較稀，而山林河濱所能汲取的自然資源卻又相當豐富的環境下，粗放式的農業與狩獵活動即可供給部落人口的生活所需。在當時土地私有觀念尚不存在的時空環境之下，為尋找獵場與居住地的遷徙是與自然生態共生的基本法則，使用土地的漸趨貧瘠，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長，獵場動物的休養生息，均是原住民主動遷徙的因素。

或許我們可以說，發源地是一種聖地情懷，依靠著口耳相傳的族源傳說，讓原住民的

遷移路線始終與故鄉保持一定的連結。在泰雅族人的想法中，當在順著河流尋覓可居地時，無論是座落何方，舉頭都要能看到族源地；而環繞著聖地遊走的觀念，也就形成了目前聚落分布的狀況。即使是部落在另一個山頭落腳，但是，口耳相傳的族源傳說以及發源聖地，卻是族人們賴以鏈結部落間共同認同的唯一依據。

在徒步尋找新的部落落腳處時，也一步步替歸途留下記號，就像泰雅族射日傳說中背著嬰孩的3位勇士，即使是向著太陽的方向走去，也沿路撒下橘子種子，讓來日射下太陽的英雄，可以找到回家鄉的路。

### 被迫流動 疏離根源

在外來政權進入台灣之後，在原住民族與外來者間衝突愈加劇烈後，大規模的民族遷移

現象便頻頻出現。無論是歷史所載，西部平原原住民族（平埔族）在清治時期的4次大規模遷徙，在與清國或日本的對抗戰事後，造成民族遷徙的狀況更是造成部落以及民族人口滅亡，抑或是加速文化流失的重要關鍵。如撒奇萊雅族人在加禮宛事件後流亡隱身至阿美族聚落中，或是霧社事件後遭日本軍隊驅趕至川中島的馬赫波賽德克族人，以及被日本政府「集團移住」策略下，脅迫離開原居地而住進如棋盤規劃的棟棟屋舍的許多民族。這些造成原住民族無奈移動的歷史，受到驅趕的是先祖族人，但離開原鄉故土所造成的文化流失，卻是無法彌補的傷害。

與歷史上被迫式的集體移動不同，原住民族人在近40年間的遷移，以個人或是家庭的移居最為常見。許多在原鄉就讀國、高中甫畢業

的原住民子弟，若非是為了繼續升學而負笈至外地學校就讀，在原鄉職業難覓的狀況下，家長往往會希望有工作能力的子女能到平地城鎮就業。在都市工作穩定後，舉家移居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流動現象；而家長至外地打工，留下子女讓家中長輩協助照顧的隔代教養家庭，便也愈來愈多。在近幾年的加劇發展後，因人口外移造成原鄉部落空洞化的狀況恐是前所未有的。

### 現代的原住民流動

不僅只是為了工作而離開原鄉的普遍現象，另還有每日為了前往工作地長距離通勤的案例，這般的通勤許多是一早從部落驅車駛入平地市鎮上班者，而反向從都會地區開車進入

原鄉部落的通勤者亦不在少數。下山者的工作或許分布於各行各業，但是入山者卻有許多是公教人員，這些因職務調動及分發服務於原鄉的公教人員，因著各種理由必須選擇居住在平地，所以，他們每日在山間道路上奔波來回，這種現象是目前大家所司空見慣，卻也成為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課題。

藉著原鄉道路的開通，部落中增加了許多到山下市鎮通勤工作的族人，好比南投縣仁愛鄉的族人多在埔里鎮就業，桃園縣大溪鎮有許多從復興鄉下山的泰雅



高雄市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祭的競技活動。（圖片提供：李鍾志）



與歷史上被迫式的集體移動不同，原住民在近40年間的遷移以個人、家庭最為常見。先是為了升學而負笈至外地就讀，或在原鄉職業難覓的狀況下前往平地謀生，進而在工作穩定後舉家移居，或是造成部落中的隔代教養，加劇原鄉部落的空洞化。



都市原住民將傳統祭儀移植至都市，以建立對民族及文化的認同。少的是部落環境與族老參與，多的是雜亂的歌謠與舞步。在部落中則有「名符其實」的尋根，耆老們帶領年輕族人至舊社踏查一番，緬懷先人們開疆拓土的筆路藍縷。

族人，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族人也多往竹東發展，屏東縣8個排灣族原鄉族人移居屏東市等案例。

這般短程一日型的人口流動，也同樣發生在另一批人身上，他們與前述的「下山者」在每日上下班時間，總會在通往原鄉的唯一縣道上會車，在這裡暫且也稱他們為「入山者」，他們住在生活便利的山下市鎮，卻需一早通勤奔向原鄉，為原鄉的族人服務，時至下班後，便又反向回到山下住家。

「入山者」有部分是分發至原鄉服務的公教人員，他們成為「入山者」的因素，倒是所謂的分發制度所使然。就原住民公務人員來說，許多原住民青年經過原住民特考及格分發時，未必可分發到自己所期待的機關，此乃是因為每年所需的職缺必須依據各用人機關提報，職缺與意願往往未能相符，常見的是在放榜之後，除了喜悅的慶祝榜上有名之外，另一方面也要準備行囊，在一週內至分發的機關報到，而分發的地點或許在便利繁華的平地都會、也可能在海濱或山巔，若是近自己故鄉，即便是在偏遠地區，倒也符合回鄉服務的理想，反之，則只好依規定報到。舉例來說，住在玉山上的布農族子弟，或許在經分發之後，會遠赴東部海濱以阿美族為主要人口的機關服務。而且在服務年限的規定下，一經分發之後需服務滿3年才能調往其他原住民機關，意味著初任公職的異鄉公務員，至少要3年後才能回鄉服務。



阿美族三鶯部落之一景。(圖片提供：楊士範)

師院原住民保送生的分發也有著同樣的狀況，即使在報考師院時，是依照每一原鄉分配名額錄取原住民學生就讀師院，但是，待學生4年畢業時，若原鄉學校恰無教職缺時，急待分發的準教師也只好選填至其他原鄉的學校服務，適應一個可能是不同文化及語言的生活環境，並擔負起作育英才的工作。

### 尋根 在離鄉後展開

為了工作而隱身在都會角落的原住民族人們，多已是無法回鄉者，不僅是因為原鄉以農業為主的勞動生產，已養不活過多的人口；原鄉工作的難覓，更讓他們不得不離開故鄉，遷移至台灣西部的工業城鎮或是都市中尋找工作機會。在都市落腳的第一代族人，記憶中仍保有原鄉的畫面，但是工作生活均已逐漸「都市化」，除了失去原鄉謀生能力，對原鄉情感也日漸疏遠，近鄉情怯的感受，讓他們每每因為部落祭典回鄉與家人親友相聚三、五日後，即



新店安坑地區阿美族豐年祭之一景。(圖片提供：楊士範)

又返回都市中，與原鄉的互動僅剩假期返鄉的儀式行為。他們帶著一種「朝聖」的心情回故鄉參加祭儀活動，並將此當作年度的重要行程，但卻在祭儀辦理完畢之後，同鄉的族人們又一同搭乘火車返回工作地。因而，與原鄉格格不入的感覺漸漸產生，最終成為了「原住民都市人」，難以與原鄉族人一起脈動。

到了都市第二代之後，由於沒有部落生長的記憶，原鄉僅只是長輩口中的遙遠想像，加上語言及文化流失，民族認同的模糊，讓他們成為名符其實的「都市原住民」，是一群有著深峻輪廓、略帶口音，在都會土生土長的原住民，但當回鄉之後，卻因難以融入部落生活，成為部落人眼中的「都市人」。

前段所指的都市原住民或許因為思念家鄉祭典的氣氛，也感受到文化流失的危機，即在都市中用傳統祭儀的舉辦，來建立對民族及文化的認同。不過，畢竟少了部落的環境與族老的參與，移植的祭儀總難以營造與部落一樣的感覺與氣氛，多的是雜亂的歌謠與舞步，最後只好用舞蹈競賽來充填活動內容，並增加現場歡愉的氣氛。甚而邀請部落的耆老們搭火車至都會參與祭儀，為都市裡的活動帶來濃一點的

「部落」感覺。這是都市族人們所表現出的「尋根」行動。在部落中卻也有另一個「名符其實」的尋根，是由部落耆老們帶領著年輕族人，走訪族源地，至舊社踏查一番，緬懷先人們開疆拓土的筆路藍縷，縱使許多年邁族人在舊地重遊後，總會感慨不斷，然而，在一番的祭拜與追思之後，對於根源的強烈情感，卻也無法改變

族人們為了生計必須遠離部落的窘況。

## 流動 顯示族人的無奈與韌性

經由語言學及考古學的研究顯示，台灣可能是世界南島民族的發源地，而目前台灣原住民族的某幾支，可能在數千年前先離開台灣向太平洋的島嶼前進，在遊歷一段之後又回流原鄉台灣。或許，「流動」是台灣原住民族潛藏的民族性，不過，因為外來政權或是社會變遷所迫使的流動，相信是原住民族所不欲接受的，但這卻也形成了目前原住民族的分布現況。無論是因為工作關係而每日百里的通勤流動，抑或是離鄉背井難以回歸故土的舉家移居，均在在顯示著族人們的無奈與堅韌的適應能力。

即使「固著」的根源總會難抵族人的持續流動，但是，我們也看到了族人們心繫根源的態度。暫不論「尋根」的行動是否可以滿足族人們的期待，且順利建立了族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但是，流動與根源此兩個藉由認同所牽繫著的兩端，我們期盼能愈加聚合，讓流動能稍緩，而「根源」也能漸成為凝聚族人的核心。◆